

红色收藏



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推荐的12本干部必读书（香山革命纪念馆藏）

香山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12本干部必读书，分别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下册）《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全党必须要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开展城市工作迫切需要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质。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做好城市接管的准备，中共中央重新编审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推荐了12本干部必读书目，还特地为这套书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

这些必读书目中，有马列原著，有对马列论述的专题摘编，也有阐释和宣传马列主义的著作。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干部必读”书目指出：“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全党干部掀起了学习热潮。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这一年间，“干部必读”印行总数达300万册，成为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对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短柄环首刀（山西博物院藏）

古代书写伴侣

钩 希



汉代画像砖中该人像腰部所悬即为书刀。（资料图片）

在山西博物院中有一柄出土于太原市晋源区金胜村赵卿墓的“袖珍”小刀——短柄环首刀，整体小巧精致，柄端有环首。依其形制，推测这柄小刀并非兵器，而是一种古代文具——书刀，又名“削”。

在先秦至两汉时期，书刀是一种常见文具。在纸张普及之前，竹木材质的简牍是古人最常用的书写载体。如有错讹，使用书刀刮削简牍表层，以修正文字。

汉字中的“删”为会意字，《说文解字·刀部》释为：“删，剟也。从刀，册。”在简册旁置小刀，正为删除之用。由此，“削”这种工具也逐渐被赋予删除的含义。孔子作《春秋》时“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即指以刀笔删改文字。

关于书刀的尺寸，《考工记·筑氏》记载：“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即以一尺长、一寸宽为制式标准。目前发现的完整书刀多接近此规格，故书刀又别称“尺刀”。

对于常使用简牍的读书人和官吏而言，毛笔与书刀不可或缺，常随身携带。因需频繁研磨以保持锋利，书刀常与砺石同佩。秦汉时期墓葬所出土的陶文官俑，腰带右侧都悬有环首书刀及囊装砺石，可证此制。

久而久之，书刀与特定职业产生关联。秦汉基层文职官员多称“刀笔吏”，如萧何“秦时为刀笔吏”（《史记·萧相国世家》），而李广因“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史记·李将军列传》）而自尽，足见其文化象征意义。



古人的“观书之姿”

弘 雅



高平开化寺北宋壁画中的《草庐读书》场景

从汉画像石上凝固的礼制符号，到宋元绢本中流动的文人雅趣，再至明清山水间恣意的生命诗学，中国古代绘画中的观书之姿，恰似一部以身体为笔墨写就的视觉史诗。

正襟危坐——早期读书之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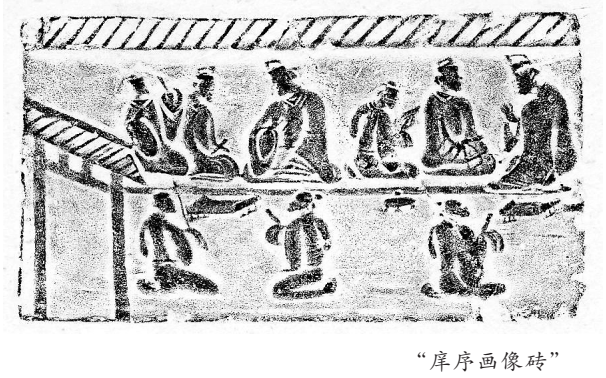
在我国古代早期，阅读堪称一项奢侈行为。这主要是因为教育资源被贵族所掌控，从而使早期的阅读场景往往洋溢着贵族气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便是“跪坐”这一特殊的读书姿势。这种姿态源自远古的祭祀文化，但随着西周末期的礼崩乐坏，跪坐失去了祭祀属性，转变为贵族维护身份的一种姿态。

正坐亦称跪坐、安坐，坐姿是臀部放于脚跟，上身挺直，双手规矩地放于膝上，身体气质端庄，目不斜视，是上层贵族的礼仪性坐姿。汉代画像石中的“正坐观书图”可分为三类：一是生活场景，如“贵族观刺图”，这里的刺指的是名帖；二是讲经场景，即诸子百家的讲经活动；三是庠序图，庠序即学校，常见学子捧卷阅读的场景。

随着历史发展至儒家文化兴起阶段，阅读逐渐普及至民间，贵族教育垄断地位被打破，更多人得以接触书籍，跪坐读书的观书姿态也随之传播开来。东汉之后，随着政局的不断动荡，一批隐世高士的出现，礼仪性的观书姿态亦被打破，一种更符合个性的读书姿态取而代之。

在汉代画像石中，阅读的姿势基本上为坐姿。汉代以前的坐姿，包括踞坐、箕踞、坐（即跪坐）、跽、跪、拜等，除了踞坐与箕踞之外，其他四种坐姿均以双膝触地为基本特征，为贵族所特有的礼仪姿势，正坐的读书之姿也成为了对知识尊重的一种体现。

于是，正坐成为了中国古代早期的观书之姿。正坐是



“庠序画像砖”



在古籍中遇见三晋文脉

段志沙

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今日开展的“晋国垂棘——中华古籍里的山西先贤”展览中，观众可从浩瀚典籍中邂逅家喻户晓的山西先贤，品读耳熟能详的名篇佳句，更能沉浸于古籍奔涌的睿智思想与卓识所带来的震撼。

裴骃撰《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明影抄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之一，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该版本以南宋绍兴年间淮南路转运司刊刻的九行本为底本影抄，每半叶九行十六字，展示着中华文明演进的精神高度。

裴骃，一说字龙驹，山西闻喜人。与父亲裴松之、孙子裴子野，并称“史学三裴”。

晋郭璞注《尔雅》三卷，明刻本，是《尔雅》现存重要版本之一，以晋代学者郭璞集大成的注释为基础，展现了明代仿宋刊刻的精湛技艺。



南朝宋·裴骃撰《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明影抄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的卷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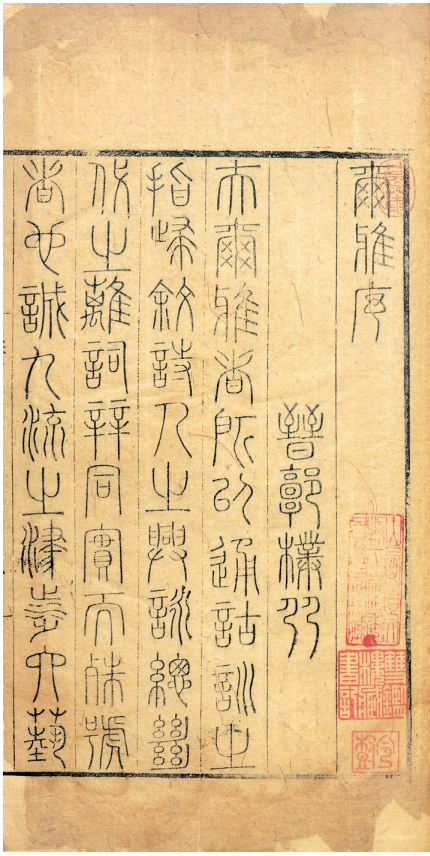
清·徐继畲撰《瀛寰志略》十卷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的正文内页

郭璞(276—324)，字景纯，山西闻喜人。郭璞曾注释《周易》《山海经》《穆天子传》《方言》和《楚辞》等古籍，尤以奇门方术名重两晋。其存世《游仙诗》十四首极具文学史价值，堪称中国游仙诗体之宗源。

清徐继畲撰《瀛寰志略》十卷，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是近代中国首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奠基性著作。全书十卷，总分图44幅，以“大瀛海环之”为名，分述亚细亚、欧罗巴、阿非利加、亚墨利加等洲，详载各国疆域、物产、制度及文化。

徐继畲(1795—1873)，字健男，号牧田、松龛。山西五台(今忻州)人。他突破华夷观念，编著《瀛寰志略》一书，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被誉为“东方的伽利略”。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晋·郭璞注《尔雅》三卷 明刻本的序页

仪态丰富——明清读书之姿

明清时期的观书之姿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隐逸山水为主题的观书图，这一传统源于宋代的书斋文化，并吸纳了元代读书图中的山水情愫。明代的文人特别推崇游山玩水。因此，明代涌现出众多描绘山水间读书情景的画作。与历代隐逸高士的读书图相较，明代的山水读书图更能展现高士沉浸书海、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境。二是以读书为题材的人物绘画。明代末期，人物画鼎盛，读书题材的人物画亦随之崭露头角。同时，明清文人积极倡导女性接受教育并鼓励她们出版文集，此举直接推动了仕女人物读书图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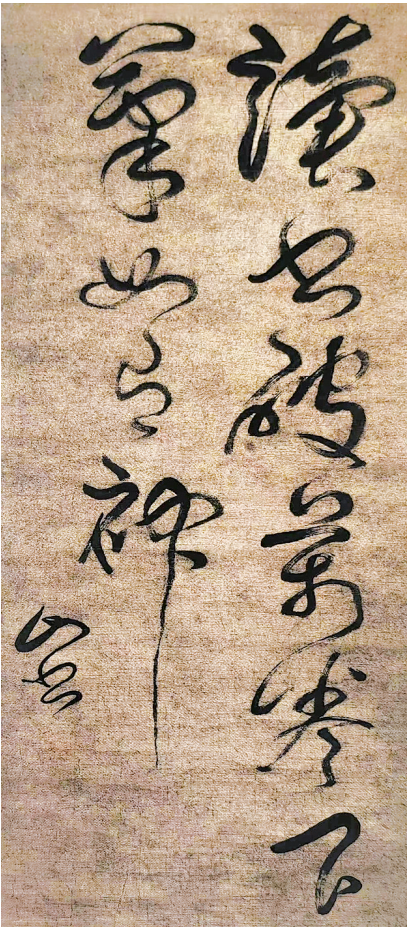
其背后原因是明清艺术消费市场的日益成熟和世俗化审美风尚的兴起，使得女性成为热门题材，女性读书图亦备受推崇。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清时期，随着读书图的功能性转变，观书之姿亦呈现出更加多元和丰富的面貌。清代画家在呈现女性观书之态时，倾向于运用精细的描绘来呈现其内涵深意。在《春闺倦读图》中，冷枚便精妙地呈现了女子手中的书籍。尽管部分字迹被女子的手部所遮掩，但观者仍能从中捕捉到关键信息，进而辨识出此书为《子夜歌》。

《子夜歌》起源于南朝，盛行于长江下游地区，内容主要围绕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尤擅描绘女子因思念而产生的惆怅之情。这些细节，展现了画家在描绘女子垂手执卷、托腮沉思的姿态时，巧妙地融入了她对远方良人的深深思念。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清·冷枚《春闺倦读图》



傅山草书立轴（太原市博物馆藏）

傅山书法作品存世颇丰，太原市博物馆收藏有其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所书的草书立轴，绫本，高90.1厘米，宽34.3厘米。所书内容为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名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傅山草书素以“宁拙毋巧，宁丑毋媚”著称，此作却于狂放中暗藏精微。细观线条，既有篆籀笔意的圆厚浑朴，又不失提按顿挫的锋锐变化。“卷”字末笔回环如蛟龙摆尾，“有”字结构欲侧险绝却重心自稳，彰显其对传统法度的深刻理解与突破。纵观此轴，笔势雄奇，连绵飞动，起伏跌宕，字间连带自然，表现出生气勃勃的宏大气势，体现了书法家极强的个性，是傅山“连绵草书”传世佳作之一。结字不求工稳，单个字显得欲侧不稳，然通幅观之，气韵生动，结构自然，字形大小的变化更增加了作品的生动性和跃动感，给人以朴拙道美之感。

傅山自幼习书，从钟繇小楷入门，后又以颜真卿大楷出道，行书主学“二王”，草书追摹张旭、怀素，篆隶学仿秦汉，且颇有见地；傅山书法的用字多尚古好奇，其中的通假字多难辨识，但结构感、形式感强，可谓自成一体。他在书法上成就最高的是行草书。近代史学家、书法评论家马宗霍先生评价其为：“青主草书宕逸浑脱，可与石斋（黄道周）、觉斯（王铎）伯仲。”

傅山书名句

郭 冰